

路

有媒体欢呼“刘慈欣时代”降临，更有评论赞其“单枪匹马将中国科幻文学提升到世界级的水平”。

《三体》何以畅销，科幻界也说不太清。作为典型的“硬科幻”，刘慈欣构建了庞大的“三体文明”，情节依靠科技来推动。这有一定的阅读门槛。当然，《三体》具备一些流行元素，如外星人来袭、末世情结、黑暗气息等。刘慈欣讲故事的能力又十分强大，且努力地深入浅出。在第三部里，他把专业知识单列出来，以保证阅读的流畅性。

不过，刘慈欣更愿意将成功归功于科幻小说本身的特质。“科幻小说是先提出一个世界设定，再推导出某种结论。主流文学从不设定，它只描述现实的样子。”通过设定和推导，神奇的事发生了：“现实中美好正义的东西会变成邪恶丑恶的东西。反之亦然。”

商业与现实之间

然而说来说去，中国毕竟没有产生《饥饿游戏》《冰与火之歌》这样的世界性经典。大众熟知的中国科幻小说似乎只有《三体》，科幻小说家也只有刘慈欣。他是带火了科幻，而对大众来说，他几乎等同于科幻。

“我们的科幻文学市场仍然很小，商业属性不强。”刘慈欣分析。结果，科幻作家难以靠写作为生。韩松的本职是记者，陈楸帆做互联网。刘慈欣，则供职于山西娘子关火电站。

70后科幻作家潘海天认为，商业化不足的症结在于类型化不足。“类型小说说穿了就两点：好的故事和好的人物，以此吸引读者。读者多了，能养活的优秀作者自然就多了。”前些年他提出“大幻想”概念，主张科幻融合奇幻、玄幻，尽快类型化。刘慈欣也认为，未来科幻小说商业色彩会大大增强。尽管他自己坚持“硬科幻”。

这只是烦恼之一。科幻作家还面临科幻本身的困惑，这主要源自科幻与现实的关系。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发展，中国社会从物质到精神都在翻天覆地，变化之大出乎科幻作家的意料。

陈楸帆在长篇小说《荒潮》描绘的“垃圾之岛”，令人担忧：生态灾难会不会真的到来？一直做记者、见识了无数光怪陆离的韩松认为，中国的现实的确复杂，甚至荒诞得令科幻作家都绝望。“现实太科幻了，我们怎么写得过它？”

对话李淼 Dialogue

Q=生活周刊 A=李淼

科幻，探索那未知的95%

看经历，李淼是典型“理科男”——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天体物理专业，曾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。现为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。但同时，他爱写诗、爱写小说，特别是科幻小说，还专门分析过《三体》中的物理学。

Q:您最近在读哪一部科幻小说？

A:阿瑟·克拉克的《2001：漫游太空》，写于半个多世纪前，预言却惊人的准确。他预言了平板电脑，预言了碎片化的新闻——实际上预言了网络世界，包括微博、推特。虽然他没有这么说，可意思差不多。他还预见中国的太空站。也有没实现的。有的是因为技术发展没那么快，比如我们还没能在月球上建基地，没征服火星。有的是他错了，没预见到科学不是向更大的尺度上走，而是向更小的尺度上走，例如高能物理和纳米技术。

Q:从中是否能看出科幻作家和科学家的区别？

A:克拉克的作品非常有深度，每个环节都有内在逻辑，同时通过细节展示人性的思考。这一点尤其重要。克拉克关心的其实不是能不能到达木星、土星，而是人类的归宿：人从哪儿来的？到哪儿去？他笔下的人最后变成纯能量，没有物质形态，就是对母体的回归。这是大家读《漫游太空》不大重视的，也是科幻作家和科学家不同的地方。

Q:随着科技的进展，科幻小说还会有哪方面的拓展，能猜测一下吗？

A:我是做宇宙学的，我们已经知道了宇宙是从大约137亿年前的一场大爆炸来的，眼睛一眨，剧烈膨胀，相当于从一个橘子瞬间膨胀到太阳那么大。这样奇妙的图像连科幻都想象不到。还有，我们所熟悉的东西，如原子、分子，占整个能量成分只有5%左右，其他都是未知的，有的可能叫暗物质，有的可能叫暗能量，有的纯粹以能量形式存在……所有这些都还有待进一步研究。对科幻作家来说，空间极其广阔——想想看，有95%的世界是未知的！